

养火人

—

我家世代养火为业。

每当族里有男丁诞生，待百日时父母会断其一截小拇指，取骨蜡封，装入小指皮做的袋挂在婴儿的脖子上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取下。待到温润七八年，某一夜其必定会滚热如炽。那时取一莲花状灯盏，破皮袋削蜡封，将小骨放入。骨头就会燃起淡淡的蓝色火焰。

这火每日要用养火人的血养之，不敢熄灭。凡是养火人剪下的指甲、毛发，也要送进灯盏里烧掉。养火人若是受伤，可以将灯盏略倾，引火点燃断肢残体，待其烧完，养火人就会完好如初。养火人死后，要用这火引燃躯体，待一场大火过后，就会只剩下那最初当火种的一截小指骨，其他的连灰烬都不会留下。

养火人就是这样，所有的一切来源于火，又归还于火。

我父母隐居在一小山庄，替附近人净火为业。

养火人的火，除了自己，只点得燃世间秽物。那寄生在人体的蛊虫、伏在心上的邪魔、藏在阴暗处的魅影和躲在背后的鬼怪，一把火烧个干净！

有人染上了邪祟，就会请来养火人。款待养火人一顿血餐——六碟菜，三杯酒，都要有红色在里面。备好「净火钱」给养火人。待养火人餍足，他就会割破手腕，用血淋上染邪之人的身躯，然后引火焚之。

这叫净火。

这蓝色的火不伤人、不焚衣，只是顺着养火人的血迹燃烧。瞬间整个人都燃起了蓝色的火，就像是撞入篝火的飞蛾。只听见染邪之人体内传来吱吱的惨叫声，待到火熄灭，就万事相宜。

至于养火人割伤的手腕，只要把伤口凑到灯火上灼伤，伤口很快就会结成灰痂消散。割手腕放血养火，这是养火人每天都必须进行的，没人会大惊小怪。

我家到我这一代，只剩下我这一个男丁，父亲也是这宋王朝内唯一的养火人。养火人毕竟不是神仙，只能管得了这方圆十里，方圆十里外，没有养火人也这么过来了。

父亲总是叹气，养火人不再是什么万人尊崇的职业，现在倒像是个斤斤计较的小贩。城里的富商贵官还好，能除邪祟什么都愿意给，那些山野村妇为了一文钱真的是连命都可以不要。每次父亲净火，最费力的就是和这些村妇讨价还价。父亲心好，嘴也笨，说不过这些村妇，所以我家也只是勉强混个温饱。偶尔有乡绅大户要净火，倒是可以连吃上好几顿肉。

养火人的火不能熄，父亲无论去哪里都捧着灯盏，睡觉都要把灯盏放在床头。但是我还没有到十六岁，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养火人。这时放血没满整个灯盏，火就会熄灭，对我也没什么其

他的损失。因此母亲总是说，要熄了我的火，让我另谋出路。幸好养火人不是贱籍，要是有一天赋去读书博个功名，总好过天天替人净火。

母亲不是养火人，却跟一个养火人生活了十几年，深知养火人的辛苦和无奈。养火人的火不灼他人，却灼皱了母亲的眼角，灼灰了母亲的发髻。

最后火没有熄掉，我还是成了一个养火人。不过也多亏了母亲另作打算的想法，我才上了几年私塾，认得字，识得理，写得一手文章，考了个秀才的功名。只是可惜嘴还是一样笨，陪着父亲出去净火，两个人也说不过那些个村妇。

我想出去走走。

这小小的方圆十里，有我父亲一位养火人就足矣。我想去那些没有养火人的地方走走，如果可以，住下来。

从没有突破这小小方圆的我，一旦有了这个想法，那悸动就像是养火人的火，一刻都不曾熄灭。

终于，我在十八岁那一年说出了想法。

父亲和母亲都叹气，母亲含着泪说，我怎么舍得你？父亲问我，外面有官阉绅匪，你不怕？

我说我不怕，官阉绅匪也是人，也会染邪祟。他们总会有求于我，我又有什么好怕？

父亲再叹气，母亲颤抖着嘴唇却没有再说话。

父亲说，我不放心你。我再教你我们养火人最后三样绝学，你学会了我才放心。

我说好，学就学。

养火人最后的三样绝学，一是焚业，一是复燃，一是含火。

父亲说，世上万千风景百般人，有佛有魔。这焚业就是专焚人心中之业障，一旦点起那是煎心般的痛苦，不一会儿心就碎了。现在人心不古，怕除了总角幼童，人人焚业都是焚心。魔到处都是，佛哪里找？

父亲说，世上万古岁月总东流，或夭或寿。养火人无论受什么伤，经火一烧都能恢复，但是人总有死的时候，那时就是灯火熄灭，曝尸荒野。这复燃，一生能重燃灯火三次。养火人也能从灯火中涅槃三次。但是复燃了灯火的养火人，最后都不得善终，晚年孤苦至极。

父亲说，世上爱恨情仇化虚言，是敌是友？到那万不得已的时刻，养火人吞下灯盏中的指骨，能点燃自身。那时燃起的大火能烹一城。只是养火人除了这一截指骨，也是尸骨无存。

我心惊，这养火人的三样绝学闻所未闻，养火人竟然还有这样子的战力。这么说父亲.....

父亲摇头，说，学吧。

三年，学成。

离家那天，我系着包裹，捧着灯盏，跪地三叩首，向父母告别。母亲暗自垂泪，父亲扶起我，说，玩火自焚，我们养火人只是养火。

我说，谨记于心。

二

出了这小小的县城，知道养火的人就越来越少。

即便我将灯盏藏在包袱里，也少有人愿意让我留宿。

「去去去，别烧了我的房子！」

只有一些耄耋老人看到我捧在左手的灯盏会喜道：

「你是养火人？我已经有六十几年没有见到养火人了！」

只有这些老人，愿意让我留宿。

入州城，我看见了炼狱惨象。城墙下躺卧着一排的人，面黄肌瘦，乞讨的喊声都有气无力。「这是灾民，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受灾的地方太多。」守城的将士叹道。

入州城，我看见了苛捐杂税。原以为可以坚持很久的盘缠，在这里就几乎耗尽。街上行人稀少，店铺关门。一位老汉推着粮车进城，到了米铺就只剩下了一半。

入州城，我看见了满目邪祟。染邪祟的人多如牛毛，一眼望去密密麻麻，竟让我这个养火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路上行人匆匆，和他们搭话换来的都是狐疑的打量。投宿时店家也再三地盘问我。

「这世道，要乱啊。」店主叹气。这店已然残破，只是勉强遮风挡雨。「当年，这店可是这州城第一家！」店主的眼睛发亮，然后又黯淡下去。

店外贴着榜文，州牧的小女染病不起，百医无效。现在贴榜召集能人异士，能医者，赏金千两。

这满城的邪祟，倾尽我的血也焚不净一隅。百医无效的病症，十有八九是邪祟，我要以净火为契机，拜见州牧。

「你这小子，也想谋这一份荣华？还捧着盏灯装神弄鬼。」一个长胡子老道早在客厅上座喝着茶，我被管家引进来时，他吹胡子瞪眼，不屑地说。

我放眼望去，客厅有酒肉和尚、纶巾方士、贴花尼姑，各种能人异士挤在客厅里，熙熙攘攘。

和尚饮一口酒，大笑道：「州牧大人也是病急乱投医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往府里带。」

「和尚你说什么？」

「洒家说的就是你们，怎么样？！」

我找到角落的一椅坐下静待，不想理会这些嘈杂的人。荣华富贵？我现在想的不是这些，不说天下苍生，不说一州之人，至少，州牧可以开仓赈济那些灾民。

突然，一个少女跳进客厅，四处张望着。

「哟，还有个女娃娃，这真是……」和尚饮着酒，摇着头。

这少女双八芳华，长发披于背心，用一根粉红色的丝带轻轻绾住。她穿着一身红衣，就像是纤细的红烛，那双眼睛像是跳动的烛火，让我捧着灯盏的手往后略一缩，和她眼睛相比，我小小火苗有些可笑。

俏丽的少女带着大大的笑容打量着客厅内。

「娃娃，你不会也想谋这份荣华富贵吧？还是来这里找夫君的？」老道目露贼光，调戏着她。

少女嘟嘴轻哼一声：「聒噪！」

只见老道的长胡子瞬间着火，老道一开始还是一双贼目盯着少女，待他感到不对劲，才大呼小叫手忙脚乱地拍打着火苗。

养火人？

不，不是。她没有带灯盏，养火人的火也烧不着胡子。

少女看向我的方向，此刻我还目瞪口呆地看着她。

「喂，大叔，你这灯怎么卖？」少女俏皮地向我问道。

我顿时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少女咯咯笑着，说：「烛芯。」

「啊.....」

「啊什么啊呀，我说我叫烛芯。」少女无视怒视着她的狼狈不堪的老道，笑脸盈盈地对我道。

「卢越夜，我叫卢越夜。」我说道。

烛芯是命烛师，她说她看世间万人都如蜡烛，随着日升月落，蜡烛的灯芯灼烧着烛体，蜡油滚滚滴下，待到蜡烧完，这个人也就死了。

「你倒是个怪人，你的命烛在你手中捧的那盏灯里，而且.....」少女搬过一张椅子坐在我的身边，和我攀谈道。

命烛师就是帮人砌蜡延烛，以延续他人生命。还能燃烧别人的性命成明火，灼烧其肉身，这是和养火人的焚业一样的自保绝技。这职业我从父亲那里有所耳闻，命烛师从前也和养火人一样，是一大族。只不过养火人行走人间，命烛师依附达官贵人。命烛师在上一朝代曾被视为邪道追杀百年，应该早就销声匿迹在历史长河中，没想到现在还能看到命烛师。

父亲说，要不是本朝突然给早就不见踪影的命烛师恢复名誉，使其摆脱邪教身份，怕连他也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职业。

「而且，你的蜡烛和我的好像。」少女盯着我手中的灯盏入了迷，靠得越来越近。

心扑通扑通的我不由得慢慢向后移，却笨嘴笨舌说不出话来。

还好这时管家走了进来，说道：「各位异士，请移步给小姐看病。」

烛芯才跳了起来，跑出门去。

管家将我们引到一间精致的楼阁前，说道：「就到这里吧，小姐就在里面。请各位异士先给小姐诊断，以证明自己有能力强小姐。」

还在喝着酒的和尚错愕地说：「就在这里？这面都见不到，怎么看病？」

管家冷声道：「放肆！小姐何等身份，凭你还妄图看见小姐的容颜？各位又不是大夫，自然不需要望闻问切。既然各位自称能人，那就拿出些本事来吧。」

管家一改刚刚恭敬谦逊的样子，挺起了腰冷眼看着这些能人。这些天，他看过太多江湖骗子来浑水摸鱼，虽然也有过几个有点本事的，却还是无能为力。

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知从何入手。

「都让开，让我来看看。」烛芯蹦跳到管家的身边，盯着楼阁入神。片刻，她小心翼翼从贴身的香囊里拿出一小截血红色蜡烛，轻拈手指点燃。她将蜡烛举到面前，透过烛火继续观察这栋楼。

「你家小姐，是不是一直昏睡不起，只在每天的日昃醒来半个时辰，这半个时辰是正常的，然后人定和鸡鸣各醒来盏茶工

夫，开始吐食、咳血？」烛芯一边说着一边熄灭了蜡烛，小心翼翼地放回香囊里收好。

管家大惊道：「是，是。女神医说的没错，还请女神医移步进入楼阁，给小姐细细看病。」

这时烛芯转向我说道：「喂，大叔，你还能继续说吗？」

我一愣，然后点头，走向前去，举起灯盏，透过灯火看着楼阁。

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

「这……谷鬼遮阴阳，怅鬼阻精血；魇附太阳，魑潜太阴；无常勾魂半入土，仙榜题姓仙半足。日昃醒来如饿鬼转世，多少食物也吃不饱。人定醒来吐食，中间必定夹着颜色各异的头发，鸡鸣醒来咳血，必定咳出见光消散的小飞虫。」

管家脸色大变，低声道：「两位小神仙，请移步内阁。」

然后管家对着我身后的异士说道：「诸位，今天请回吧。」

众人知道今日必定无功，纷纷叹气转身。只有那和尚不依不饶，大怒道：「兀那狗奴，洒家好歹也是相柳寺有名的和尚，今天听两个娃娃胡言乱语就赶我们走，也忒欺负人了！」

和尚说到怒处，举起金钵般的拳头就要打我和烛芯。

我皱眉，刚要焚业，烛芯也皱眉，伸手要引火。只见管家冷哼一声，伸出左右食指轻轻一点，点在了和尚挥舞而至的拳头

上。和尚惨叫一声，整支胳膊扭成了麻花，却滴血未流。

管家挥了挥手，道：「扔出去。」

立刻有几个壮汉走上前将还在惨叫的大和尚搬走。

其余众人都色变，那尼姑道：「染罪客？」

管家不再理会他们，只是侧过身子恭敬地对我和烛芯说：「两位小神仙，请。」

三

一顶紫色纱幔遮挡的床上，隐约躺着一个少女。床边侍立着许多丫鬟，捧着盆和食物，随时等着这少女醒来。

「两位，请见谅。小姐毕竟是大家闺秀，这样已是大人容忍的极限。这位女神仙倒是可以不避嫌，进纱幔望闻问切。」管家躬身道。

「喂，大叔，知道些什么吗？」烛芯问道。

「我才二十二，怎么就是大叔了呢？」我继续透过灯火看着这位朦朦胧胧的小姐。

烛芯似乎没有给小姐看病的意思，只是嘻嘻笑着道：「你大我六岁，不是大叔是什么？话说，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？你这灯到底是什么？」

我疑惑道：「我是养火人。我刚刚说的症状倒是都合理，就是这最后一点，仙榜题姓仙半足，这一点完全是在吊着她的命。其他几个都是.....只是这一点我想不明白啊。」

烛芯听到了「养火人」，不再言语，只是再次盯着我的灯入了神。

片刻，州牧大人来了，我却依然在思索着怎么焚烧这些邪祟。养火人的火可是不管你是魔是仙，都是一烧了之，现在她全凭这仙榜题姓仙半足吊着命，要是不小心先烧了，那她可就一命呜呼了。

「两位小神仙，小女的病，可有得救？」州牧大人的声音充满了焦急和期盼，看样子他是真的很宠这位闺秀。

我看了眼州牧大人想行礼，被他阻止了。州牧大人说，先看病，不必顾礼仪。我只能说，小神仙担当不起，大人叫我一声卢生我就感激不尽。

我点头，对烛芯说：「你能帮我进纱幔，近距离看一看小姐的贵体吗？」

烛芯嘴微微嘟起，似乎被我使唤有些不高兴，但她还是钻进了纱幔。

「看一看小姐的脖子是否有环齿痕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小姐的.....左腋下是否有一颗紫痣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小姐的.....玉足足面上是否有不知名的刺字？」

「左足有，右足没有。」

州牧冷哼了一声看向管家，管家立刻低头道：「大人，之前看过病的女医都是说小姐身上无恙。」

「大人莫怪，这些俗医任他医术通天，也看不见这些东西的。这是命痕，是.....养火人才能看得到的东西。」从纱幔中钻出来的烛芯说道，她似乎一点都不怕这位州牧。不像我，哪怕我再怎么强作镇定，看见这么大的官，腿还是有些打战。

「卢生，这是何解？」州牧大人问道。

「大人，我是养火人。可能大人没有听说过这职业，但是我们对大人是有一说一、不会隐瞒的，有些话，还望大人恕我无罪。」

州牧沉吟片刻，挥了一挥手，侍立的丫鬟都退下。

「说吧。」

「这是本应该降临在大人身上的报应。小姐平时应该做了很多好事，已有半只玉足踏入仙籍，待此世过了，即便不成仙，下辈子也能投到宰相帝家。所以这份致死的报应就落到了小姐的身上，也只有小姐，才能还活着。」我说道，话中八分真，两分假。

州牧手微抖，许久没有说话。

「那本官该怎么办？卢生可有办法？」

终于，州牧缓缓道。我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
「首先，要终结报应。请大人，开仓放粮。」

「准！」州牧也许早就想到我会这么说，我话音刚落，他就回应道。

「大人莫怪。」我掏出小刀划破手指，滴血到地毯上，然后引火燃血。顿时地上烧起一小片蓝火。

待到火焰熄灭，血迹全无，地毯一点灼痕都没有。

我将手指伸进灯盏灼烧伤口，待一阵青烟飞散，我缩回的手指已连一点伤口都没有。

州牧点头道：「神乎其技。」

「养火人驱邪名为净火，需要将养火人的血洒在中邪人的身上。养火人的火除了邪祟，不伤人体。洒血可以交给这位小姐。」我指向烛芯，「点燃也可以引血线至纱幔外，再行点燃。只是这毕竟是在下的血，还望大人包涵。」

州牧沉吟片刻，问道：「不知卢生可有功名在身？」

我答道：「在下不才，只是一介秀才。」

州牧似乎舒了一口气，道：「有就好，那就无妨。卢生可还要什么准备？」

「养火人净火前必食血餐，六碟菜，三杯酒，里面必须都有红色。还请大人在我食血餐期间安排丫鬟给小姐沐浴更衣。」我说。

出了房间，烛芯变成了一颗爆裂的灯花，带着冲冲火气说：

「哟，我什么时候成了卢生大叔的用人，又是帮忙看人家小姐身体，又是帮忙洒血点火的？」

我愕然，一时不知怎么接话题，只能连连躬身道歉。

烛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说道：「好啦好啦，只要你把你的灯盏借我看看，我就原谅你。」

我有点犹豫，说：「这火是养火人的命，不能熄灭.....」

「谁要灭你的火啦，我只是从来没有见过养火人，好奇罢了。」

我摸着头，小心翼翼地递过灯盏。

烛芯倒也是小心翼翼地接过，她细细打量灯盏的每一个角落，最后定睛于灯盏内壁。

灯盏内指骨为灯芯，血水为灯油，正燃着幽蓝的火焰。

烛芯慢慢伸手想去碰那蓝色的火，然后哎哟一声猛地缩手。

她把烫到的手指含在嘴里，一把扔回了灯盏，又带着怒气说：「你不是说这火不伤人的吗？怎么还这么烫？」

我忙接过灯盏，看到她这样子又不禁莞尔。

「我说这火不伤人，又没说它不烫，摸着这火，该怎么疼就怎么疼，就是不会受伤。」

烛芯忙把手指从嘴里拿出，上面果然没有一丝烫伤。

而一边的我，看着她手指从嘴里牵出一丝细细的晶线，只觉得脑内轰鸣一声，只能呆呆地望着。

烛芯发现了我的呆样，脸霎时绯红，她忙把手指在衣服上擦了擦，对我娇吼道：「不许看。」

我别过脸。

沉默。

「你也会疼吗？」脸旁传来了烛芯的声音，柔软得仿佛夜半的灯火。

「疼。」

疼！非常疼，疼是养火人避不开的梦魇，每天都要放血添灯油、灼烧自己伤口，疼痛又是每天逃不掉的功课。即便养火人受任何伤都能轻易痊愈，但是那被火直接灼烤的疼痛，即便不再尖叫，不再冷汗直冒，却永远都习惯不了。

「卢大人，都准备好了。请。」管家这时出现，打破了再次的沉默。

我回过头，对烛芯说：「你也一起来吃吧。」

「命烛师可没有这个规矩。」

「你帮我忙，也算是半个养火人了。」

「嘻嘻，那好吧，我可不喝酒。」

给小姐净火非常地顺利，在我的指挥下，烛芯做得非常完美。我倾倒灯盏，用火苗点燃血迹，火顺着长长的血线燃入纱幔内，将小姐除了一只玉足整个变成蓝色的火人。这火烧了足足半个时辰，以往的净火不过片刻就熄灭。要不是小姐处于昏迷的状态，怕是这疼痛都能折磨死她。

第二天，小姐醒来，除了很虚弱，别无他恙。

州牧大人宣布开仓赈民。

四

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。我和烛芯借宿在一个庄家的客房里。浑身湿透的我们真的是狼狈不堪，谁知道这天说变就变？

烛芯咬了咬牙，从香囊里掏出了那小小的一截蜡烛。她轻捻手指，我和她的身上都冒出了火。

我吓了一跳，忙拍打身上的火。我这举动逗得烛芯哈哈大笑，她说：「呆瓜，这是命烛师的小技，这火只覆盖了身体表面，伤不到人的。」

我有些尴尬，摸着头呵呵笑着，突然闻到后脑勺传来轻微的焦糊味。

「你再乱动，你的头发就不保了。」

片刻，衣服就干了。没想到命烛师的能力还能这么用，真是方便。

这时门突然打开，一提着篮子给我们送饭的老妇进来看到这一幕吓得大惊失色。烛芯忙熄灭火焰去扶老妇。

老妇却立刻跪在我俩的面前，颤声道：「两位难道是命烛师？求两位大人救救我的孙子啊！」

我俩对视一眼，烛芯忙扶起老妇。

这老妇是庄主的妻子，她的九个儿子在这纷乱的世道中，不是死，就是杳无音信。只剩下老六的一个儿子，也就是她的孙子。

一路上染邪祟的人很多，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来净火。养火人的名声也渐渐传开。只是没想到这次竟然还有人知道命烛师，烛芯这丫头对命烛师讳莫如深，丝毫不肯透露命烛师的兴衰。

看了看老妇的孙子，我只是不断地摇头，我只是个养火人，不是医生，邪祟以外的事我无能为力。这男孩分明是身体衰弱如

风中残烛，恐怕没多久就要死去。

烛芯这时咬了咬牙，一跺脚，掏出那小半截的红烛，对老妇说：「我这是还你的一宿之恩。」说罢，点燃红烛。

烛芯左手举着红烛，右手朝小男孩体内探去，只见烛芯的纤手探入小男孩的体内，却不见任何血迹。我举灯看去，只见小男孩五脏六腑的魂魄本是残破不堪，皆有亏损。烛芯的手指间有蜡，轻摸损口，那损口就补上了。

老妇看了只是不住地念佛。

待所有破损补上，烛芯慢慢伸出手，急忙捏灭烛火。看着烧了小小一截的蜡烛，烛芯心疼地喊着亏了亏了。但是她看向脸色渐渐红润的男孩，却眼带着笑意。

回到客房，许久时间，抱膝坐在床上的烛芯一直看着墙壁出神。房间里只有我的火发出微弱的蓝光，还有时不时劈下的闪电，瞬间照亮整个房间。

烛芯从幽暗中看向我，用微小的声音说：「卢大叔，想听听命烛师的事吗？」

没待我回答，烛芯好听的声音缓缓流来。

命烛师，是专门替人修补命烛的匠师。在命烛师眼中，人皆燃烛，只是烛身有长有短，有美有残。人的寿命和命运自然也是有残有缺，有盈有余。命烛师可以替人修补残缺的命运，延长短暂的命数。

只是，修烛的蜡不是凭空而来，从前命烛师鼎盛时期依附于达官贵人，那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权力弄到人蜡。

人蜡！损他人命烛熬制人蜡，制造的伪命烛就可以为他人延寿续命。命烛师代代如此营生，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多少杀戮！等依附的大树轰然倒塌，他们便成了人人喊打的歪魔邪道。不仅如此，他们更是被天诅咒，凡是命烛师的后人命烛皆不燃！命烛不燃，是人非人，似鬼非鬼，一生坎坷，老无所依。

短暂地沉默后，烛芯说，她的祖先一直隐姓埋名，寻找着赎罪解除诅咒的方式。后来他们知道了养火人，学习他们的处世之风行走人间。从此只救人，不续命。需要用的伪命烛，是用早夭的长辈或者子嗣熬制。

烛芯又从香囊里拿出了那短短的一截红烛，闪电倏然划破长空，照亮烛芯的脸颊，我看到了无尽的悲伤和不舍。

这是她早夭的哥哥。她父亲用的，是父亲还未弱冠就咳血死去的弟弟。她祖父用的，是祖父的姑姑，一场风寒夺走了她年轻的性命。

自此，命烛师自己的命烛又能燃起微小的火，就像是……

「就像是你一直捧着的灯盏里的火。」

烛芯看向我，勉强挤出了微笑。在我淡淡的蓝色火焰下，显得那么的让人心疼。

突然，烛芯恢复了那俏皮可爱的声音，戏谑地揶揄我：「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想楚家的小姐了？」

我顿时被一口口水呛得狂咳不已。

州牧姓楚，他的女儿就是楚家的小姐。治好她的邪祟，我本应该立即告别。可州牧却硬是挽留了我和烛芯三天，说这是他们应有的礼数，而自己的小女，也要向救命恩人道谢。

三天后，稍微恢复的楚家小姐在丫鬟的搀扶下从闺阁里出来，向我施礼道谢。

这次我才真正地看到楚家小姐的样貌。她娉婷袅娜，因久病而如风中弱柳。施以淡妆、细编秀发，一个温婉如玉的大家闺秀。

楚家小姐羞红着脸，不敢抬头直视我，只觉这于礼不合的我也不敢看楚家小姐。

一旁的烛芯只是不停地喝茶，重重地开阖着茶盖。

我突然惊醒，忙还礼道：「小姐玉体未痊，还请回房休息。」

小姐还礼，慢慢离去。

州牧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卢生可有意在我这一州博个功名，我这兵曹从事缺一人才，我看，你可任之。」

我吓了一跳，忙躬身道：「小生不过一养火人，论功名也是一秀才，何德何能任从事一职？」

州牧轻描淡写地说：「我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，你就有这个分量了。」

还在开阖着茶盖的烛芯，动作突然一滞。

「哈哈哈哈，我想了千百种可能，万万没想到你选了落荒而逃这一条上策。」躺在床上捧腹的烛芯发出了响亮却很好听的笑声，我也不禁跟着傻笑起来。

「我可是各写了一封长信给州牧和楚小姐，说明了我不能接受的理由。」我认真地说。

「可惜人家楚小姐，说不定真的看上你了。」烛芯狭促地说。

嘴笨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回，只能闷闷地翻身睡觉。身后，另一张床上烛芯还在嘻嘻地笑着，让我心烦意乱。

五

「喂，卢大叔，陪我去一趟京城怎么样？反正你也是满天下随便闲逛，正好去这天下第一城看看。」

早晨，一夜雨洗净了世界，阳光穿过空气，就像是穿过剔透的琉璃。烛芯喊醒了我，对我这么说。

「我不是大叔，我才二十二岁。我也没有闲逛。」我说，越说越觉得自己嘴笨，越说越觉得我正被这丫头牵着走。

「那你说，你在干什么？」烛芯毫不避嫌地梳着发，我偷偷移开了目光。

我在干什么？我原本只是想出来看看。现在，我想帮助苍生驱除邪祟。走过的地方越多，我越觉得这个国家像是寄满邪魔的病重之人。比如这一家的老妇，九个儿子，三个戍边而死，两个死于流寇，两个不知所踪，一个染病无治，还有一个被豪绅的快马踏死。

只是，洒光我的血，倾尽我的火，能烧尽这邪祟吗？

「好，我就去京城看看。」我说，我要看看，治理这个天下的帝王，到底是什么模样，是不是邪祟腐蚀了他的心，他就任凭这大好山河溃烂？

离别时，老妇代孙子向我们磕头，我们忙扶起。

我们问清村庄庄主姓费，答应她会一路留心她那两个杳无音信的儿子。

一路上，我们风餐露宿。烛芯娇小的身子里隐藏着惊人的力量和韧性。就算我有意多照顾她一些，在这乱世旅行也是苦不堪言，但是她毫无怨言。不过好歹我们都是手艺人，在这乱世总能混到一口饭吃，还不至于饿死在途中。

只是烛芯的命烛师能力能不用最好就不用，所以大多数情况还是我替人驱邪挣些盘缠。

这一路上，我们碰到了太多的人。有吃人的旅店，有劫贫媚富的好汉，有酿酒卖肉的道观，有杀民充公的官兵。正如我父亲所言，这世上，魔到处都是，佛哪里寻？

一有人想对我们不轨，或是我轻挑灯火焚烧那人的罪业，或是烛芯挥舞小手点燃他的命烛。

烛芯叹道，难怪养火人和命烛师能从古行走至今，平常人根本近身不得啊。我却叹息，明着不轨的人毕竟还是少数，这世上还有太多的阴暗与险恶。就比如那次旅店的住宿，要不是喝惯酒的我尝出了味道不对，怕我们早就被麻翻，现在不知何处。

烛芯一怒，放火烧了这店，店主和他的婆娘各执兵器要和我们火并。

我弹指，只是没预料到，那两人的业已浓厚得宛如油脂，本只在心中焚烧的业火从全身溢出，他们竟然瞬间被折磨而死。

我捂住了烛芯的眼睛，铁青着脸，迅速从那里离开。

这是我从未预料到的，竟有人邪恶到瞬间被焚业所噬而死。

烛芯安慰我道：「他们的命烛缠满黑霉和蛛网，即便是我来点，那命烛也是瞬间消融。他们这是该。」

这次我们被一群难民阻住了去路。这些难民十七八人，目露凶光，像是看着猎物的野狼。

我们不止一次遇到难民群，我解下包袱，拿出一半的干粮。

「不够。」人群中有人说，那声音像是被马车压扁碾碎的铜锅，拖着刮着地面，刺耳而心悸。

「全部也不够。」又有声音发出，像是刮着喉骨发出的声音。

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他们要吃人！我将烛芯护在身后，要动手焚他们的业。

可是，他们的业，是谁的业？我一时下不了手。

「住手！你们想死吗？」一个看上去有些精气的干瘦汉子从人群中挤了出来，跪伏在地上对我们说道，「不知道是烛女侠，烛女侠大人有大量，再饶我们一条狗命！」

烛芯从我身后转到前面，看着干瘦汉子说：「你们不是鬼笔山的土匪吗？」

这群土匪曾经劫过烛芯，被她狠狠教训了一顿，他们老大还认得烛芯。

「这年头，做土匪都活不下去了。」干瘦汉子带着哭腔喊道。

「他身后这群可是正经的好汉，劫富济贫、行侠仗义，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不是之前我们碰到的那些劫贫媚富的蠹贼。」烛芯说。

烛芯话音刚落，干瘦汉子突然放声大哭，那群连多说一句话都不能的好汉也是各自垂泪。

「他们只劫富济贫，那你是怎么惹上他们的？」我狐疑地问道。

烛芯有些不好意思，嘿嘿笑道：「他们劫过皇帝的一批药，里面有我要的东西……」

干瘦汉子突然爬了起来，从脏兮兮的胸襟里拿出一包东西道：

「有，这东西还有。烛女侠走之前曾吩咐过，我四处打听找到了.....还求，烛女侠和这位大侠给我们兄弟留点吃食，指一条明路。现在我们往哪里闯，见到的都是天灾人祸。」

烛芯大喜过望，也不避嫌，接过那脏兮兮的东西一层一层打开，最里面包着三颗翠绿色药丸。

「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卢大叔，把吃的都给他们！」烛芯看着这药丸，大大的眼睛都笑弯了。

我愣愣地递过吃的，干瘦汉子赶紧接过，和兄弟们分食，一人不过吃到一两口，却能苟延一口气。

「沿着我们来的方向走一段，有一家被烧掉的旅店，虽然房子没了，但是旅店里的金银铜币应该还在。地窖里面应该也有腌肉和酒，可以让你们缓过来。你们要是有心改过的话，不妨往楚州牧的治下走吧。」烛芯吩咐道。

这群难民再三叩首道谢，相互搀扶着离去。

烛芯从包裹内干净的替换衣物上撕下一角，将药丸重新包好，放进那个装着蜡烛的香囊贴身放着，对我笑嘻嘻地说：「本来对这个我都不抱什么希望了，没想到还是找到了。」

烛芯看向那群难民离去的方向，渐渐收起了笑脸。

「这些人，命烛淋着血、烛身里缠着碎骨和碎肉般的杂质，命烛虚燃着，要是我给他们真正地点上火，怕不一会儿就火熄命

消了。要是你的焚业，他们怕也要和那旅店的店主一样，业火焚身而死吧。」

我只觉得胸膛梗着东西，很难受。焚业虽说是惩戒罪人，但是父亲却从来只是养火救人。这不是养火人的本职。对他们，愤怒驱使我去焚烧，理智阻止我动手。

而且，这些人又是该焚烧业的人吗？

我只能转移话题，问道：「那是什么药？」

她略微迟疑，然后答道：「这是缙干梦，一颗可以让人昏睡干日，昏睡时就算刀剑加身都不会醒来。宫中御医治伤时拿这药丸兑水给人服用，会方便很多。」

我没有追问，即便满肚子都是疑惑。

从州牧府逃出，已经三月，我们终于到了京城。即便外面再纷乱，京城还是一如千年来的繁华，这还沉浸在美梦中的城市，怕是要等那一把迫在眉睫的火，才能醒来吧。

六

「你想要面圣？」烛芯挑起了眉头，「为什么？」

我点头，说：「无论如何我都要见到皇帝，劝谏他，如果他还想做个明君，就应该治理好天下。」

烛芯反问：「他要是不想当个明君呢？」

我被这句话噎得说不出话来。

「那我还是要劝谏他，妄自揣测天子不是子民应该做的事情。」我说，「楚州牧还不是从善如流，开仓赈民。一位州牧尚且可以如此，那么天子就更会……」

「就这个傀儡皇帝？！」烛芯怒道。

我吓了一跳，忙说：「噤声、慎言。」

「什么噤声、慎言！」烛芯嘟嘴怒道。

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」我忙说。

我这话倒是逗乐了烛芯，她又想生气又是忍笑，道：「我喊你一声大叔，你还真的当自己是我的长辈了啊？好，既然你要去，那就去吧。这傀儡皇帝建了个异人馆，专门养你这种有异术的人才，他还时不时地去面见异人馆的异人。说不定你这养火人的身份，别说秀才，比举人、状元都管用。」

「那你呢？」

「我可不想见这个傀儡皇帝，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办。等你面圣后我们再见面吧，那时我倒要好好听听你的新想法。」烛芯说「新」字时故意咬着舌头，似乎断定我必定改变主意。

说完，烛芯立即蹦蹦跳跳地离开了，只留下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这繁华的大街上。

我的嘴还是那么笨，连道别的话都没有说出。

谋反，架空，是帝王的两大忌。傀儡皇帝就是被架空权力的帝王的称呼。可是当今朝廷可没有宰相乱权、宦官干政，此傀儡非彼傀儡，当今圣上不喜美女酒色，偏偏喜好傀儡。他做傀儡、集玩偶、看布袋戏，对于傀儡极尽研究，还将傀儡细细地分了种类，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痴迷傀儡之人。民间都不顾帝家禁忌，私下称之为傀儡皇帝。单论字面倒也是名副其实。

傀儡皇帝为了能做出一枚好的关节，砍了襄州百林县所有的树，才选出自己喜欢的木色。这种荒唐事，傀儡皇帝做了不少。

可是我还是深信只要能好好劝谏，至少，可以救这一时的灾民。

我来到了异人馆，异人馆极大，一幢富丽堂皇的楼阁矗立在正中央，后面是赏赐给入了圣上眼的异人住的别馆。别馆内，衣食住行都已经安排好。

进门，守门的一将士也斜着眼睛，笑着道：「哟，这位公子倒是比别人有点创意，还晓得捧盏灯。不错不错，看腻了那些道士贼秃装神弄鬼跳大神，不知道你想表演些什么？是胸口碎大石，还是口吞长剑？」

馆内侍者守卫的目光都投来，只是见怪不怪。虽然这是天子设的异人馆，看来骗吃骗喝的也不少。

我打量他一眼说道：「阁下是不是经常耳鸣，耳朵时常瘙痒难耐，夜半醒来还会听到有人窃窃私语？」

将士脸色微变，态度立马恭敬下来：「不知道公子有什么方法可解？」

我手掌沿着灯盏莲瓣尖一划，顺着力道将掌心的血洒到了那将士的脸上。另一将士立即执戟对准我。

「别动。」这被我溅了一脸血的将士道。

我挑火弹向他，他的脸立刻被火焰包裹。

寄生在他耳中的叫聆尘，这是小邪，一般人不会在意，也不会驱赶。养火人的火虽然依然烧痛，但是被净火的人大都是陷入昏迷或者神志不清，对疼痛已经没有了感觉。可是这将士还没有到这地步，脸被烧定是疼痛难忍，但是他愣是一声不哼。

火转瞬熄灭，将士伸手摸向自己的脸，没有一丝伤痕，他掏了掏耳朵，没有耳鸣。

将士大喜过望，道：「舒坦舒坦！这耳鸣的毛病真是折磨，这位大人，里面请。请内间小坐。」

这将士的态度倒是因此变好，对后面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者也是放行。

太仆寺卿每日都会亲至异人馆遴选面见圣上的能人异士，能得圣上青睐的异士就能得到一栋异人馆的别馆，衣食无忧。

晚饭后，众人皆到大厅等待太仆寺卿的驾临。

大家目光都集中在大门口，期待着，惶恐着。

突然门口转过一蓝色锦衣、面白如玉的老年人。只见他持着尖锐的嗓子喊道：

「皇上驾到！」

顿时，异人馆寂静如夜。

一个穿着黄色常服的男子从门外走进，他后面跟着两个小太监。那蓝色锦衣的老太监则随侍在男子右手边。

男子剑眉星眸，三十来岁，自有一份帝王威严。他说，不必行礼，今天朕想亲自来会见各位大师。

还是有人吓得跪伏在地上，颤抖得如风中的烛火。

皇帝先慢步走向一胖一瘦两位异士。

「不知道这两位有什么才能啊？」小太监不知从哪儿搬过一把紫檀木椅，皇帝说着就坐下，似乎等待他们的回话。

两人吓得立刻跪下。那瘦的颤声道：「回皇上，小的们.....小的们会变些戏法。」

众人都噤声，我叹道，会变戏法可不是什么异人，那可是欺君的罪名。

但是这皇帝不愠不恼，只是云淡风轻地说：「哦？那就变吧。」

这两人遵命，抖着开始变了起来，这场街头常见的表演，在这里表演得可以说是一塌糊涂，只有几个最简单的一次成功了。这也不怪他们，虽然太仆寺卿也是个大官，但是毕竟不像帝王那样让人生畏。谁知道今天皇上好兴致，竟然亲临异人馆！

戏法还没全变完，两人已经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。

皇上接过小太监递过的茶，轻啜一口说道：「刚刚那变铜球的戏法，我有一台傀儡戏加入这一场挺好，你们能让傀儡们也学会变这戏法吗？」

两人头如捣蒜，说草民一定做到。

「好，赐馆。」皇上说。

众人愕然。

皇帝一个个亲自测过，那些只是骗顿饭、浑水摸鱼的骗子他也不恼，只是让老太监赶出去就了事。只是这赐馆的准则有些让人摸不透，一些明显有能耐的异士，这皇帝反而不喜。一个铁匠，左手抹钝刀刃口，刀立即就锋利非凡，吹毛立断。这铁匠自荐道，他可为皇上的将士以手铸造兵器，那时这持削铁如泥利刃的将士战力大增，皇帝的天下必将稳如泰山。

可是皇帝却冷淡地说：「朕的天下已是稳如泰山，还要什么神兵利刃？」

那铁匠愕然。

最后，这异人馆内，还剩下我和一老者。

皇帝有些疲倦，但还是问道：「老人家有什么能耐啊？」

老人躬身道：「老朽是天算师，策乾坤，算因果。」

「哦，算命的。」这算命的更是街头到处都是，但是皇帝还是没有恼，只是伸出左手道，「那就烦请老人家给朕算一算。」

皇帝的手雪白纤细得宛如女子的手。

这算命的不过说些大富大贵，或者小凶小险，该如何如何避让。对面的可是九五之尊，已经极尽天下荣华富贵，这命还能怎么算？

天算师定睛一看，立刻就跪下了，战战兢兢地抖着，比之前所有人都抖得厉害。

「老人家这是怎么了？说说朕的命运因果啊！」皇帝嗤笑道。

这天算师就像是跳大神的在装神弄鬼，难怪皇帝不屑。

「回皇上.....小的，小的不敢说。」

「不妨，朕恕你无罪。」

天算师还是不敢说。

皇帝终于有些动怒了，说：「不说？那就是欺君喽，不然，你这叫什么天算！」

「是.....是.....我看到的是，皇上手掌百人性命生死，只.....」

「赐馆！」天算师话没有说完，皇帝就突然高声喊道，吓得伏在地上的天算师又是一哆嗦。

皇帝眼睛瞥向我，道：「这位年轻人，又有什么厉害的地方？」

我捧着灯盏，躬身道：「回皇上，臣是养火人。」

皇帝似乎真的累了，没有像面对别人一样和我面对面，只是在椅子上斜过身子，对着我说：「你是养火人？听说养火人所养的火不伤生灵，只烧邪祟，可有此事？」

「回皇上，是有此事。」

皇帝挥了挥手，一个小太监走了过来，用小孩子般的声音对我道：「大人，请。」

我犹豫片刻，然后捧起灯盏。小太监伸出一根手指伸向蓝色火焰，我原以为他只是稍微试一试，没想到他就这么放着不拿出来，小太监咬着牙不哼一声，只是豆大的汗珠滚滚落下。

「皇上……」我不忍，出声道。

「好了，回来吧，小玄子。」皇帝终于也出声，叫小玄子的小太监跪在皇帝面前，将手伸给皇帝看。

「好！果然是养火人！对养火人朕早有耳闻，只凭这一身份就足以赐馆。」皇帝站起身来，伸了个懒腰，「回宫。」

「皇上！」这时我一咬牙，跪在了皇帝的面前，现在除了皇帝再无他人，正是好机会。

「还有什么事？」皇帝道。

「皇上可知，襄、杜、齐、许四州大旱，夸、让两州大涝决堤，这天下，已不是稳如泰山？」

「大胆！」老太监目露凶光，尖声道，「你竟然敢胡言乱……」

皇帝只是略举手，老太监就立即噤声。

「你来异人馆，其实就是为这事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好！小林子。」

「奴才在。」

「明天早朝，带他上朝，我要他和大臣说一说这些。」

「皇上，这……」

皇帝看向我，「刚刚你自称臣，你有功名在身？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是，臣叫卢越夜……是秀才。」

皇帝哈哈大笑道：「这不就好了吗？秀才也是朕的臣子，怎么能不上早朝？」

老太监立即恭敬低头道：「奴才僭越了，奴才遵命。」

七

待我结结巴巴说完一席话，大殿里已经哄闹一片。

「一派胡言！一派胡言！」工部尚书涨红着脸，他执笏向高高在上的皇帝躬身道，「还请皇上不要听信这来历不明的小子的胡言乱语。」

一个又一个高官出列向皇帝陈词，大部分都是在抨击我诬陷当朝诸卿。皇帝不言不语，只是冷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官员出列。

又一个高官出列向皇帝躬身道：「皇上，这人目无朝廷，上朝还手捧着灯盏。还请将其逐出太和殿，以正礼仪。」

「王尚书，这是养火人。」沉默了一个早上的皇帝终于出声了，这位礼部尚书似乎愣了下，他没想到终于开口的皇帝说的竟然只是这个。

王尚书不依不饶道：「皇上希望招纳奇人异士，我们作为臣子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只是这种平民百姓实在没有资格上太和殿.....」

皇帝声音带着笑意：「他有功名，是个秀才。」

王尚书再次错愕，然后赶紧话锋一转，「就算他有功名，也不能捧着……」

「他是养火人，养火人的灯盏就是身份的象征。这和你们的朝服一样，养火人上朝，捧着灯盏，又有什么不对的吗？」

我捧着灯盏，是皇帝特意要求的。

王尚书彻底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

皇帝笑着说道：「好了，各位爱卿，我们还是说说正事吧。」

「你们这群混账！」皇帝猛拍龙椅站了起来，突然怒骂道。各位出列的大臣都一颤。

「四州干旱，两州决堤，其他州也是民不聊生。朕大半个国家都在水深火热中，你们每天是怎么汇报的？天下歌舞升平？姜尚书，莫不是你家的歌舞升平？」

工部尚书吓得跪伏在地上，不敢回话。

「还有徐尚书，前天你上的奏章是怎么说的？」皇帝冷声道。

一个胡子白花的老官颤颤悠悠地跪下，高呼道：「臣有罪。」

「还有你们这些个侍郎、御史，倒是说话啊！」皇帝的怒气渐渐收敛，只是话中依蕴雷霆。

一个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官员跪倒在地，同呼「臣有罪」。

「华宰相，你说说，该怎么办？」皇帝坐回龙椅，问道。

「皇上，臣以为，该罚，但不是现在。」群臣最前方一人出列，执笏躬身道。此人位极人臣，声音却很坚毅雄昂，这位当朝宰相只有四十岁，古往今来都算是很年轻的宰相。

皇帝睥睨着众臣：「那诸位爱卿，朕就依华爱卿所言，先不罚你们。你们该治理的去治理，该赈灾的去赈灾，该进言的进言，该监察的监察，待秋后，我们再来算一算诸位爱卿的功和过！」

此刻，退到群臣最末处、在一旁不知该跪该立、惴惴不安的我大为激动，人人都说傀儡皇帝荒唐，可这哪有一点荒唐的样子？定是这些奸臣佞相欺上瞒下、阻塞忠言.....

这些个戴罪之臣只怕之后的一年都会战战兢兢、兢兢业业地赈灾、治理，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，定不敢有一丝怠慢。

朝罢，皇帝特意将我留下。

「卢爱卿，这个结果你可满意？」御书房，皇帝把玩着一个木偶问道。

「皇上圣明！」我歌功颂德，眼睛的余光看着这个御书房，御书房书很少，四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木偶傀儡，这里不像是御书房，像是某个木偶戏团的后台。

皇帝又拿起一个木偶，这木偶是宫女样，提着一盏宫灯。

「爱卿这养火人的火，朕可是很喜欢啊。这皇宫每年因为走水，修缮要花掉一大笔银子。这都是内库的钱，是百姓的血汗！爱卿这火，不烧凡物，只燃邪祟。要是能研究出来，用于皇宫的照明，那该多好。」皇帝说道，「朕应了爱卿的心意，也望爱卿不负朕。」

还未等我说话，皇帝就挥手让我退下。

回到异人馆的我自然受到了异人馆各位异士的欢迎，他们好奇地问东问西，向来嘴笨的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这时一个老人像是疯了一样扒开人群，紧紧抓住我的左胳膊问道：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和这些大臣可有异样？」

是那个天算师，此刻的他披头散发、眼睛凹陷，像是好几宿没睡。嘴角、脖子、身上到处都是墨水，像是被打翻的砚台淋漓洒洒了一身。

我摇头，说皇帝是难得的贤明帝君。

「不是！不是不是不是……我不是说这个……不是不是不是……」天算师像是疯了一样摇着我的左胳膊，他这样子不仅吓到了我，还吓得众人纷纷后退。

此刻我的左手还托着灯盏，我忙用右手去接过，天算师瞥见我松开的左手手心，像是中邪一样怪叫一声，然后猛地跳开，指着我的鼻子。

「是你？是你！是你是你是你！原来是你！」天算师哈哈大笑地扒开人群跑走了，留下看着手掌一脸惘然的我。

「这老头，疯了吧？」有人出声道。摸不着头脑的众人议论纷纷，倒是失去了再缠着我的兴趣，三三两两散开。

异人馆的侍卫、侍女和仆从却开始找上了我，他们或是自己有恙，或是家人病苦。就比如那守门的将士，被我治好了耳鸣后对我是崇敬有加。他的母亲也久受耳鸣之苦，而且这耳鸣更加严重，让她每晚都难以入眠，以致憔悴不堪。待我面圣后他立即来求我，我作为养火人自然不能懈怠，轻车熟路地为她净火，只是老人毕竟老了，祛除了邪祟，也是旧疾缠身，一时难以恢复。这种生命力的衰竭，也只有命烛师才能缓解吧。

我想到了烛芯，一时出了神。

八

皇帝会时不时地召见异人馆的异人，比如那对变戏法的兄弟，比如那个天算师。变戏法的兄弟成功地排出了傀儡变戏法的招数，博得龙颜大悦，立即被赐宅邸，赏钱、权，一时引得多少人羡慕。那疯疯癫癫的天算师，也被招进了钦天监加官赐爵，身份陡变。

我对这些事也只是略皱眉头，最近城内政令四下，各州各郡都受到安抚赈济。在异人馆这方面，也不用太过苛求皇帝。

趁这段时间寄居在异人馆，我也曾去寻找过烛芯，可是这京城何等之大，又因为我养火人的身份为越来越多人所知，找我来

净火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我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少。最后，我也只是常常想起这个娇笑着喊我大叔的少女。

京城大，人多，邪祟也多，定居在这里，养火人足够忙一生。

只是，渐渐地，从朝廷向外下达的政令越来越少，这些本应该战战兢兢的官员又开始醉生梦死。皇帝大宴群臣的消息传来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而当这类似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时，我只觉得喉斥腥血，手中灯盏的火焰都随着我沉重的呼吸而不断摇曳。只是这次我再想见到皇帝就难如登天，皇帝不召见，我一个区区异士、区区秀才，凭什么面见皇帝？

夜晚，为他人净火回来，我捧着灯盏只是不断叹气。听净火的那家人说，最近又有许多外地人逃难投奔到京城，这还是有亲戚在京城可以照应的，那些无处投奔的又变成了难民，甚至比之前更惨。

修了一半的大堤，京城来的监修官突然打道回府，工程草草了事。不知情的百姓以为可以高枕无忧而有些松懈，这一决堤竟是千里尸河！

因赈灾而聚集在郡城都城的灾民，本来先到的拿着足额的赈灾粮，分配着足额的种子，结果第二天，官府就说仓里没有粮食，种子也连夜撤走了。聚集起的灾民想再离开另找出路已是不可能了，滞留在城市附近的百万难民随时可能造成暴动，那时候城外城内必是尸山血海。

那些树木茂盛的郡县，本免除的徭役突然又起，家家必出男丁去砍伐树木。朝廷的出尔反尔让群情激愤，此刻真是一夫奋

臂，举州同声。

这些政令本是开了个好头，谁知纷纷半途而废，酿成了更糟糕的结果。那些京城来的大官，纷纷打道回府，也不管百姓的哭求和挽留。

无可奈何的疲惫感袭上我的心头，我无力地倚靠着青石路旁的树。

这些肉食者，竟然下作到这种地步，连一点点实绩都不肯做吗？大宴群臣的皇帝，一定是又受到了蒙.....

皇帝，不会已经被这些奸臣夺了实权，成了真正的傀儡皇帝吧？！

想到此处，我竟身出冷汗，呼吸沉重。不然，皇帝就算再荒唐，也不会宴请这些擅离职守的戴罪之臣！此刻稍加勉励已是恩赐，口谕安慰更是荣耀，但是宴请，这是在打那个在朝堂上怒斥群臣混账的皇帝自己的脸。

我扶着树木的手渐渐用力，脆弱的泪水逐渐干涸，内心的火焰逐渐燃起。我应该为了这个天下做些什么，哪怕不是为了王朝的千秋万代，哪怕不是为了受苦受难的百姓，只是为了这一个圣明的君王，我也要.....

「卢大叔，皇帝那里好玩吗？」

突然，那个一直萦绕我心头的声音响起，我那无限的愤慨、无能为力的痛苦和敢为君死的决心，一瞬间化为了无限的柔情。

我惊喜地转过身子，幽蓝的灯火照亮了眼前的佳人。她换了穿着，外貌温婉如大家闺秀。只是那俏皮的声音、那可恶的称谓，还是让我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。

「不好玩。」我认真地回答，嘴笨的我还是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，认真回答却显得更加笨拙。

烛芯没想到我真的认真回答了，哧哧笑着说：「要是好玩那还得了？这个京城，也就那个异人馆还有趣些。我要问的是，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？」

我记得烛芯那故意咬着舌头说「新」字的情景，回答道：「皇帝自然如我所料，从善如流，但是这些大臣的确让我有了新的想法！他们是我生平所见最可恶的人，他们身上的业，我看都不用我的明火，只要我举灯稍微靠近，他们就能自燃！」

「看来你真的是极恨这些大臣，不然说话也不会突然有趣起来。」烛芯嘻嘻笑着，「那你不妨烧烧看啊？」

这.....我对于这些大臣焚业定是瞬间而死深信不疑，可是古礼有云「刑不上大夫」，这些大臣高官还是受到刑部的审问判罚再定死罪，才合理。

「国家重臣突然毙命不太合适吧.....」

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虽说脏了你的火，但是也是为民除害，这为民除害就是大义，又有什么不对？你就试试嘛，卢越夜卢大叔。」烛芯像是美人蛇一样诱惑地叫着我的名字，只是这附加的称谓还是让我开心不起来。

我摇头。

「不行不行，这万万使不得。」

「那我们就打个赌！我赌你烧不死这些个罪臣，要是你能烧死一个，本小姐就能给你救活喽。」烛芯咬牙切齿道，她拿出了那小截伪命烛，似乎在说她有这个本事救人。

我迟疑地说：「可是这些个大官个个宅邸守卫森严，我该怎么焚他们的业呢？」

烛芯笑道：「最近这些个大臣擅离职守纷纷回京城，这不，今晚就有一个要连夜回来。」

我和烛芯躲在一处豪华府邸的暗处，等着这府的主人回来。主人回府，定要从马车换成轿子进府，那抛头露面的瞬间，就足以让我弹一火花，焚他的罪业！

我暗自想到，焚业时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，控制好力道，万万不能真的痛死这大官。只要收得及时，这大官定只以为自己是心绞痛，喝上几天苦药。

只是，我和烛芯躲的地方极为狭小，盏茶工夫，我要走十二回神。

「来了。」烛芯压低声音，从喉咙底说道。

看着远处的马车，我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怒火。这狗官，真的回来了。按理，他本应该在秋后才能回京城！马车渐渐停下，一

位四十多岁、肥硕的男子从马车上下来。四周的侍卫围住，只等着他换轿子入府。

我点火微弹，眼睛死死盯着这大官。只待他「哎哟」一声就立即熄火。

毫无反应。烛芯哼了一声，像是早就有预料。

我大惊，又弹几下，焚业却丝毫不起作用。

滑天下之大稽！那肥硕的蠢虫，难道是世间难寻的真佛？

府邸的侧门阖上，轿子咯吱的声音渐行渐远。

「明天，早朝之时，你去看看，就会知道。」烛芯塞进一样东西到我手里。

「这是障目香，闻此香者一段时间看东西能穿透好几层障碍，能近数百米的距离。这是用邪祟障目魔做的药，添到你的火里可以燃烧。」

邪祟还能入药？我这个养火人都闻所未闻！

烛芯说，养火人毕竟只行走人间，与世无争。命烛师曾依附权贵，见多识广。世上和邪祟打交道的不只是养火人，还有邪药师、温玉匠、种花人和邪祟仆。这就是邪药师专为其他人做的。

「明天，你去皇宫前，看看群臣，将这香用你的火点燃，透过这焚起的火看看庙堂之上，你就懂了。傀儡皇帝，果然还是傀

傀儡皇帝。」

九

火点燃这障目香，有无味青烟飘出，这是邪祟障目魔被净火时特有的现象。我举起香看向我曾面见皇帝、目睹皇帝怒斥群臣的地方。

穿透青烟照在我身上的晨阳刺骨，我更是觉得浑身冰冷，手中幽蓝色火焰都像是燃烧的冰和雾。我以为是群臣牵扯着皇帝，肆意地摆弄皇权，但是我看到了——

无数的丝线从皇帝的手掌中牵出，一根根接在群臣的身上。满堂的大臣都是顶着人皮的木傀儡，只是木傀儡的中央，一截截血红色蜡烛燃着虚火，散发生命力，让靠近这些大臣的人也辨别不出眼前之「人」的真假生死。

偌大的殿宇，只有高高在上的皇帝一人是活着的，他牵扯着满堂的群臣，换着声音自言自语，一会儿笑道「爱卿勉之」，一会儿怒喝「来人拿下」，一会儿谄言「皇上圣明」，一会儿悲歌「臣必死谏」！

极爱傀儡的皇帝，将这定一国生死的朝堂，变成了只有他一人的傀儡戏，他既是戏子，也是观众，更是高高在上的皇帝！

我突然想起那骤然发疯的天算师，他曾看过皇帝的手掌。那之后，发疯的他还是被招入宫中的钦天监，在众人的嫉羨中杳无音讯。

我突然想起那些被砍伐光树木的郡县。他们子民的徭役，只是化作了庙堂为官的朽木。

我突然想起那纷纷撤离的官员。傀儡戏老是演同一场，傀儡师会倦，观众会厌，倦了厌了的皇帝召回了傀儡，开始了新的戏目。

我想起面圣那天，只是作呕。真是场好戏啊，有生净末丑，有承启转折，有插科打诨，有凤头豹尾。还有我，也陪着他入了戏。

我死死盯着那些傀儡身躯内的血红色蜡烛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

丧家之犬般逃离那里的我终于支撑不住，跪倒在路边吐得天昏地暗。我只觉得这帝都的每一丝气息都让人作呕，每一缕从皇宫方向吹来的风都让人恶心——每一处都充满了业和罪。

一只小小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毫不避嫌地安抚着我。她身上淡淡的香味让我渐渐平静下来。

「帮我。」烛芯说。

「好。」我答道。

「跟我来，我把这一切和你坦白。」烛芯说。

「好。」我答道。

我随着烛芯来到了一处豪华宅邸，宅邸大门上匾额书「华府」二字，这是皇帝的御笔。

华府，宰相府。大宋朝本没有宰相，只是这代皇帝突然恢复了宰相的建制，也才重新有了百官之首。

我们没有走正门，而是随着烛芯从后面仆人住的地方偷偷潜入宰相府，为烛芯开门的老妪认识烛芯，还称她小姐。

烛芯带着我在这偌大的府邸七绕八绕，避开来往的仆人侍女，最终来到一间精致的房间内。房间内赫然坐着另一个「烛芯」，正如大家闺秀般绣着手帕。

烛芯跳着转身，扶着正在绣花的那个「烛芯」的肩膀，笑嘻嘻地将脸凑下说道：「怎么样，像吧？」

两个烛芯，一个依然俏皮地笑着，一个矜雅地端坐着绣花，让我一时花了眼。

说着，她手飞速一抽，正在绣花的「烛芯」化作了她手中一张惟妙惟肖的皮影。

「这是傀儡师的一种傀儡，叫皮影戏。这一年我就是靠这个瞒过整个府的人的。」烛芯一边说一边将皮影卷起收好。

「我的真名叫华泠烛，烛芯是我的小名。你还是继续叫我烛芯吧。我是华府的.....大小姐？」烛芯说着语气突然变成了疑问句，让满肚子疑问的我不禁笑出声来。

「你是不是，你自己不知道？」我说。

烛芯少见地收起了笑容，有些忧伤地说：「可是我的父亲，当朝宰相，你也见到他的样子了。」

「.....对不起。」

「不要紧，我早已经哭过了。」烛芯收回了忧伤的表情，说道，「进内房，内房隔音。我将我知道的都细细说与你。」

内房就是烛芯大小姐的闺房，与我曾见过的楚家大小姐的闺房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虽然这两人一是火一是水，但是需要向外表现的还是一样的形象啊！

烛芯毫不避嫌地坐在她的床上，还邀请我也坐。我吓得面红耳赤，忙拉过一张椅子，面对着烛芯坐下。

烛芯看到我的窘态，笑得直伏在床上道：「我可不是什么大小姐，所以没什么好避讳的——皮影都会的绣花，我可是一直都学不会。」

「是的，我不是什么大小姐。命烛师从来都只是依附于达官贵人，自己却永远都不是什么贵人。被苍天诅咒的命烛师在仕途这一方面更是坎坷，想转行走仕途或者商途的先辈一个个都惨遭失败，后来不得不做回命烛师。」

「到我父亲这一辈，情况依然没有变。只是我的父亲不甘心，他不甘心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永远只能在忐忑中臣服于苍天的惩罚，期待着那遥遥无期的赦免。他不甘心自己一辈子只能清贫度日，于是他来到了京城，想走回依附权贵的道路。」

「而当朝皇帝沉迷于傀儡之道，我的父亲找到了教导皇帝傀儡术的傀儡师，与其一起开发、改进傀儡术，想在异人馆向皇帝献技，博得功名。」

「可是，他们的最后成果就是你看到的那些可怕的东西。」

「用活物的皮和上好的木料做出傀儡，再于其腔内点上命烛，这傀儡就与这活物生前别无二致。我的父亲和那个傀儡师只是用动物做的实验，也从未想过用活人来做这种傀儡。只是傀儡，本就是仿人的木偶，再怎么避让也会不得不触碰到这个禁忌。」

「而触碰这个禁忌的、有能力触碰这个禁忌的，就是皇帝本人。他先是拿死刑犯试做傀儡，死刑犯不能满足他，他就拿身边的太监、宫女、妃子来试。皇帝本身也是傀儡之术的天才，他改良着傀儡术，最终将那些傀儡内的命烛用命烛拉出的丝线缠绕，与自己的命烛相连。这样子，他就可以用看不见的线，操控着这些宛若活人的傀儡，演着自己的傀儡戏。而那些傀儡连他们的妻子儿女、老父老母都分辨不出。皇帝不仅仅在朝堂演戏，还在这些人的家里演戏，他肆意玩弄人心，一时遵循着原性情，相安无事，一时又性情大变，搞得那一家鸡犬不宁。」

「我的父亲是他的帮凶，而业果的报应也悄然降临，我的母亲在睡眠中无疾而终。而随着皇帝一步步堕入深渊，变得丧心病狂的父亲忘记了先人的教训，抛弃了祖辈的训诫，他甚至将我的母亲也做成了命烛。因为他命烛使用得太过频繁，他那早天的弟弟——也就是我的叔叔做成的命烛怕是不够用了。」

「最后皇帝的手慢慢伸向臣子，他单独宴请着一位位朝廷重臣，这些臣子再怎么心生怀疑，也不会想到喜爱傀儡的皇帝是要将他们本身做成傀儡。古来被当成傀儡的皇帝很多，皇帝把臣子做成傀儡的，这还真是前无古人，怕也是后无来者。」

「皇帝终于兑现了他的承诺。只不过他先将我的父亲做成了傀儡——在他腔内点着的命烛就是我母亲的那一支。然后皇帝封我父亲为宰相，主导着朝廷上的戏。」

「自此，他也能通过我父亲的傀儡来使用命烛师的能力。」

「那位傀儡师自知铸下大错，自缢了。他无力面对这将倾的朝堂，万念俱灰。」

「皇帝自以为没人知道这一切，也以为命烛师一脉已然断绝。只是他用傀儡师的思维来看待命烛师了，傀儡师是技的传承，而命烛师和养火人一样，是血脉的延续。传男不传女的傀儡师自然不会把我这个小丫头放在眼里，可惜我五岁时就随着父亲学习命烛师的知识和技艺了，一起和父亲研究傀儡术的傀儡师也很喜欢我，教了我很多庞杂的知识。那皮影，就是他偷偷送我的礼物。」

烛芯说完，只是看着我，不再发一言。没有了笑容的她，让我不由得心一揪。

命运之咒、杀父之仇、极恶之术、灭礼之戏、昏庸之治.....这就是她所见、所承受的一切。我捧着灯盏的左手紧握灯柄，身侧的右手微微颤抖。

烛芯为了保护自己，也为了隐藏真相，喊那位傀儡做父亲直到现在。我实在难以想象，这个小小的女孩，是怎么强颜欢笑和这个可怖的傀儡扮演着天伦之乐。

「要怎么帮你？」我说，右手终究是没有伸出去。

烛芯说：「焚皇宫。」

十

皇帝在国内大肆地砍伐树木，以寻找适合做傀儡的木料。这些最最顶尖的木料被皇帝当作宝贝收在内库，连四方朝贡、八方进献的宝贝都统统搬出给它们腾地方。身为傀儡师的皇帝睡觉时，那些傀儡只能凭借生前的惯性本能维持盏茶时间的活动，所以皇帝就寝，他操控的那些宫女、侍卫、太监、妃子也要陆续停息动作。除了在皇宫外城巡逻的禁军，整个皇宫内城一到晚上就化为了死城。入侵皇宫也就简单些许。

不过只是通过皇宫外城就难如登天，那禁军指挥使也是皇帝的傀儡，向来皇宫被突破，除了敌军临城就是内部反叛，这指挥使万无反叛的可能，敌军临城单凭两人也是笑话。

「所以我这些年可不是白白混日子。京城毕竟是天下第一大城，什么新奇宝物都是先从帝都过，再流向民间。」烛芯扬扬自得地炫耀。她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小包袱，一件件地掏出向我介绍。

「不管有用没用我都是见到就收集。繡千梦，这个你知道，一眠千日。」烛芯晃了晃手中的小瓷瓶。

「司锁玉，这是温玉匠的杰作。还没有它不能开的锁。只是每用一次就多一道裂痕，什么时候会碎在锁里没人知道。」这是一根一指长的翠绿玉针，像是雨后卷起的叶。

「啮铁藤，一粒种子种下一年就可以腐蚀掉万斤的铁。本身编制的藤甲不怕水不怕火，防御力非常可怕。」烛芯小心翼翼地捏着一枚红宝石般的种子，那鲜红色宛如凝结的血。

「横竖玉戒，这是不知哪里流出的奇物。戴上它用拳头砸人，那人就会被轻易捶飞，直到有东西阻挡一下，否则任他怎么挣扎都会飞下去。」烛芯试戴了一下，嘟囔着真是丑，就摘下了。

「最后，这是夜蓑衣。在晚上披上它，其他人就看不到你了。这个是从一位邪祟仆那里弄来的。」说着烛芯靠近了我，举起夜蓑衣将她和我同时遮进去。这蓑衣外面看上去编织得极密，从内向外看却只觉得茅草稀疏，蓑衣外的景象看得分明。

「嘻嘻，还好还好，我比较娇小，可以盖住两个人。卢大叔，这几天你可不要长胖啊！」烛芯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只有半尺的距离。

「怪闷热的。」说着她拿开了夜蓑衣，用手扇着风道，「这些大概可以用到吧，只要烧了皇宫的内库，大臣们的零件一时得不到更换，这皇帝很快就会暴露的。」

我点头，接下来，只等一个雨夜。

两天后，雨夜。烛芯背上小包裹，我高举着夜蓑衣，没入夜色。

皇宫外城禁军很多，这也是唯一难以突破的防线，只是在夜蓑衣的遮蔽下，突破这最难的防线简直易如反掌。

皇宫内城阴森得宛如熄火冷油的灯盏。一路上一些太监、宫女姿势各异地瘫倒在地上，这是皇帝入睡前还没有操纵回到各自寝处的人，皇帝只会专心安排好那些住在宫外的大臣，至于这些玩腻了的早期试作品，他也失去了爱护的心。

我披着夜蓑衣，将小小的烛芯护在身前，而烛芯则帮我拿着我的灯盏，幽蓝的火焰照亮了蓑衣围起的小小的空间，光无一丝外泄。

雨滴打在蓑衣上，落音和雨水顺着蓑草而下，淹没在皇城内无际而繁闹的雨音中。蓑衣内小小的空间很安静，只有我和烛芯的呼吸声。这是属于我们两人最后的安静了吧。

我跟随着烛芯的步子，朝着我们的目标走去。

来到内库前，烛芯从包裹里拿出了司锁玉，打开了库房的大门。我们往里深入，上好木料的清香萦绕整个库房。照亮库房内部的灯用重重栅栏和水槽围住，我突然明了这皇帝为什么会对养火人的火感兴趣。对这些木料如此小心宝贝的他，自然会想要不燃凡物亦可照明的火，养火人的火在他的眼里正可当此重用。

也只有这个作用。

「这里就可以了把？」我说，我们已经深入库房深处，这里正是放火的好地方。

说着，我解下夜蓑衣递给烛芯说，「把我的火给我，你穿着这个快点逃出去吧。我会等到快天亮的时候。出了皇宫，你一定

要拼命地跑。」

烛芯转身，拿着灯盏的左手向后微伸，瞪大眼睛看着我说：

「你难道想『含火』？」

我点头，我不知道含火所焚的到底是哪一种城，是小小的县城，还是州城，还是庞大的帝都。我最后能叮嘱烛芯的也只有这个了。

跑，拼命地跑！

跑出这化为邪祟的皇城，跑出这被邪祟寄生的京城。

而焚燃一城的罪业，我，早有觉悟。

烛芯叹了口气，然后笑着伸出小小的右手，踮起脚用食指轻点我的额头。

「卢越夜你这笨蛋，不要忘了，我也是司火的命烛师。」

「可是，可是.....可是能瞬间焚烧这庞大的面积的只有养火人的焚城，命烛师的火终究只能司管一人的生死。」

我喃喃说道，心中生出一丝不安。

「所以我才来请你帮忙呀。」烛芯右手牵住我的左手，拉着我继续往里走。

「我们要毁灭的地方，不是这里。」

内库的内部还有一重闸铁门。

烛芯说，这是以前用在皇陵的落地门，不是专门的钥匙是万万打不开的，即便是司锁玉来开，也要三四件司锁玉才成。

说着，她拿出一直都很宝贝的命烛，随着一粒如红宝石般的种子埋在铁门下的地面。无数小藤从地里涌出疯长，一点一点蚕食着铁门。不过片刻，这让人绝望的铁门就被蚕食殆尽。

烛芯拉住我的手一直没有松开，她说：「走吧。」

我们进到里面，一股怪异的香味扑面而来。烛芯拉住我的手紧了紧，我感受到了她的恐惧和畏缩。

可是她还是坚定地往里走，我拉着她的手，坚定地跟随着她。

重闸铁门的后面，是一条天然的连绵隧道，这幽暗的隧道石壁上有**萤铁**发出淡淡光芒，照亮四周。隧道直通一天然石厅，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庞大石厅中央，竟是一片湖泊。

我悚然，只觉身上寒毛直立。那片湖泊里面盛着的不是什么水，而是人蜡，是制作伪命烛的材料！一人一截命烛，这汇聚成湖泊的命烛，得熬干了多少人的寿命？

「这这这.....这真是岂有此理！只是操控百来个傀儡，他需要这么多人蜡命烛吗？」

我惊怒地大喝出声，只觉得这皇帝再在其位多坐一日都是对苍天百姓无尽的亵渎！这已经不是暴君或者昏君的范畴了，这已经堕入魔道，变成了祸国殃民的魔君！

烛芯咬着牙说道：「若只是拿活人做傀儡，比他荒唐的皇帝古来还有不少。若只是玩弄一朝的臣子，比他昏庸的皇帝更是多见。可是他偏偏还自诩明君，想要用命烛这逆天之法来续一国之命脉。宋朝已是国脉枯竭，在位的皇帝如果兢兢业业或能再延续几代，一旦皇帝昏庸那就是改朝换代的契机。可是这傀儡皇帝，不从自身入手，却想用百万人的性命来延续国祚。这里已经有十万戍边将士的命烛，那苦苦期盼戍边将士归来的人儿，只能永远地等待下去。」

「龙脉枯竭，国运转移。这里是龙额，已是凹陷出如此大坑，也只有这里能够盛放这么多的命烛人蜡，也只有这里能镇住十万人的哭泣。」

「命烛师只是替一人续命改寿就遭此天谴，若是一国靠此法来改其命数，怕一国之民都要遭难。我只是一介小女子，一个小小的命烛师，可是我不想因为我的父亲让整个国家都蒙受灾难。所以这些年我才拼命地找办法，想要阻止他，也想要改变命烛师的命运。至少，至少，至少下一个命烛师不要再苦尝命运的果报，不再为祖上的罪名而遭受厄运。」

烛芯松开了我的手，提着我的灯盏走到了湖边。湖水如热蜡般黏稠，却又如水般清澈。平静的湖面倒映着幽蓝的火芒，宛如承载孤星的夜空。

烛芯面向我，对我说：「帮我。」

「我该怎么做？」

「用你的火，焚烧我。」烛芯说道。

我似乎看到湖面泛起了波澜。

十一

烛芯又露出了那种微笑，这次却让我那么地心疼。

烛芯说，养火人有三样绝技，命烛师也有三样绝学。

司火，可以用自己或者他人的命烛点出真正的火焰。

灼眼，命烛师对邪祟无能为力，却能通过伪命烛的火焰看到邪祟，并且保自己万邪不侵。

为烛，这是像养火人的焚城一样不得已才为之的绝学，只是焚城是玉石俱焚，为烛是度化世人。

和养火人成两个极端的命烛师，没想到在最终的绝学上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。

命烛师的命烛天生不燃，但是如果强行点着，就能以己为烛芯，以身边四周的异物为烛身，焚灭于世。这次命烛师点出的火，和养火人的一样不伤人。可惜曾经的命烛师先辈们都很惜命，如果不是那偶遇养火人的先祖，怕至今都无一人用过这一绝学。

「这里很好，这里有朽木为官的傀儡，有惨死枉亡的将士，还有这汇聚成湖的人蜡，烛芯变成了真正的烛芯，可以把这一切都焚成灰烬。」

烛芯面对我说着，后退一步，一只脚踏入湖泊。

不.....

「只是光凭我自己的力量实在太弱啦，恐怕连半片的湖水都烧不尽。可是如果像当年的先祖一样，有养火人的焚城帮忙，就能席卷整个皇城，波及半个京城了。」

烛芯从小小的包裹里拿出了两样东西，一个是装着缙干梦的小瓷瓶，一个是她一直随身带着的小香囊。

不要.....

「这里的人蜡实在太多了，恐怕要烧上八年才能干涸，那时我才会化作灰、化作风。这火虽然不伤人、不燃物，可是依然是火，我怕疼，只能借助这三粒缙干梦了，不要笑我哦。三千天后，我就在梦里化作灰、化作风，无知无觉，没有痛苦，又能消除这些罪业和怨念，多好。」

烛芯服下三粒缙干梦，伸出双手微微仰着头，说：「只要你含下你的火焰，引燃它，然后将它度到我的嘴里，点燃我，就好了。卢大叔，最后让你占一次便宜。」

说着，烛芯闭上眼，微微嘟着嘴。

「不要.....」我哽咽着，夜蓑衣从我的手中滑落。我原以为烛芯缠着我是看中了养火人的含火之技，伴随着小小的失落，我也做好了焚城而死的觉悟。只要能为她，为被诅咒的命烛师带来救赎。

可是，这样的结局，我却无力承担。

烛芯跺脚，踏在黏稠的湖水中发出沉闷的声音。她嘟嘴喝道：「让你占便宜你还不乐意了，还不快点？！」

我慢慢走近她，从她的手里接过灯盏。

「没有别的法子了吗？」我问。

烛芯摇头。

「听说那个方向有一位养火人，我还在想那是什么样子的大叔，愿不愿意帮我。没想到却在途中碰到了你，稍微骗一下就肯跟着我到处跑。现在既然来了，就要做下去。你不是要拯救天下吗？」

我也想救你.....

可是.....

我拿出灯盏里的那截指骨，含入口中。幽蓝色的火焰瞬间席卷我的全身，每一丝火焰都在灼烧着我的灵魂和肉体，可是.....可是.....

我吻上了烛芯。烛芯微微踮起脚环住我的脖子，将香囊藏在我衣裳的背后。幽蓝的火焰顺着指骨落入烛芯的口中，点燃了烛芯从未燃烧过的命烛，烛芯真正地变成了烛芯，引燃了整片的湖面，就像是倾翻在地的油灯之火蔓延开来。

她用戴着横竖玉戒的手轻轻地推我，我的身体向后飘，向后飘，即便我再怎么挽留、再怎么不舍，却依然离开了湖面，轻轻撞在石厅的石壁上才停下。

「跑，拼命地跑。跑出这化为火海的皇城，跑出这将要复苏的京城。」烛芯慢慢后退，退向湖中心，幽蓝色的火焰愈来愈烈。

她目送着我，含笑对我叮嘱着。缙干梦终于发作，她带着那笑容慢慢合上眼，半浮在湖面上，随着这片湖面燃烧。

我呆呆地看着已经陷入沉睡、被幽蓝色火焰包裹着的烛芯。

隧道外传来了声音，皇帝终于发现了。

我被嘈杂声惊醒，嘴里喃喃念叨着「八年」。

我飞速拿起地上的夜蓑衣披上，刚穿上，一队人簇拥着皇帝来到这石厅。

皇帝看着那火焰大呼小叫，想要冲进湖中却发现近不了身，他怒吼操纵傀儡，那些傀儡一靠近火焰就会引火烧身，变成灰烬。这些明显是邪物的傀儡根本就不被容于世。

皇帝沉着脸对待卫长傀儡大吼道：「这蓝色的火，一定是那个养火人！给朕抓住他，快去。给朕砍了他！剐了他！给朕把他碎尸万段！」

眼前明明是他操纵的傀儡，他还是大呼小叫地下着命令。我只觉得恶心，入戏太深的皇帝早已经不是个帝王应有的样子。

「来人，下令，给我全国去挖地，再找一条龙脉！朕不甘心，朕一定要做一个明君，要延万世国祚！」他大呼小叫着。

我只觉浑身冰冷，这个混账皇帝，他现在依然还在帝位，万人之上的他下达的命令依然会让天下民不聊生。

我的目色渐冷，在暗处死死盯着皇帝。

烛芯的「为烛」终于随着养火人的「含火」迸发，火焰席卷了皇宫和附近的高官贵族之府，皇帝大半的傀儡被烧成了焦炭。可惜皇帝发现得太早了，还是有一些被他转移出了波及地。

我从皇宫逃出，可是满城尽是通缉我的军队。城门也被封锁，即便有着夜蓑衣，我也难逃出这京城。失去了养火人的火的我，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手无缚鸡之力的我唯一的凭靠就是披着的夜蓑衣。可是这夜蓑衣只有夜晚有用，白天我必须竭尽所能逃窜、躲避。

疲惫不堪、伤痕累累的我已经到了极限，怕再过两三天我就要撑不住。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恐怕现在已经放弃了.....只是，八年，我还有八年的希望让我不屈地支撑着。

「恩人？」一声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，我如同惊弓之鸟，立刻横刀看向声音的来向。

「真的是恩人！」我极力凝聚因为疲惫而不断涣散的目光，看向来人。

眼前是之前那位为异人馆守门的将士，之后我曾给他的母亲祛除邪祟。他之后一直都称我恩人。自皇帝下令满城索贼，他就一直借搜寻为借口找着我。

祛除邪祟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他却一直铭记在心，还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来救我。我却无力得说不出谢。

那将士扶住脱力的我，说：「魏某找恩人很久了。情况很危急，请恩人随魏某来。」

他将我带入他家，藏在早就安排打扫好的地窖里，让我好好地休养几天。待我恢复了力气，他又倾尽家产贿赂守城门的将士，掩护着我过了京城的重重盘查。

出得京城，魏姓将士问：「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去。」

我只道一州名，却未多言谢。只是将这救命之恩也铭记心中。

一路的艰难险阻自不必多言，只是我看这世界，少了一层火焰。

又到了熟悉的州城，看样子州牧他治理得很好，是一个贤官。

我入城径直朝着州牧府走去。

楚州牧在一群侍卫的簇拥下接见了，他惊道：「卢生几个月前不告而别，怎现在如此憔悴？」

我跪下道：「请大人起兵。」

四周侍卫闻言立即拔刀，楚州牧举手阻止。

他仔细盯着我看了片刻，道：「卢生这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几个月前大人不愿开仓赈济灾民，那是因为大人在积蓄粮草吧？」我道，平静地看向楚州牧，「后面顺势赈济灾民，也是在聚人吧？大人已有起兵之意，如今京城大乱、群臣死伤惨重，正是起兵的好时机。」

「什么？」楚州牧动容，「有此事？」

「正是在下所为。」我道。

楚州牧坐回椅子上，手托着脑袋沉思良久。

他站了起来，双手扶我起来，请我上座，问道：「你想要什么？」

我道：「只愿为马前卒，鞍前马后，敢以死战。只求大人他日为天下之主时，答应在下一要求。」

楚州牧没有反对天下之主的说法，只是道：「什么要求？」

「新的朝代，请大人于开国时贬傀儡师、邪药师、种花人、温玉匠、命烛师、养火人六职为贱籍。」

楚州牧眼睛瞥向我空空如也的手，道：「我答应你。」

十二

眼前的城池化作熊熊火焰，我身后的火矢还在不断射入城内。惨叫声混杂着焦糊味升腾而上，凡人在我面前宛如曾经的邪祟，被火焰灼烧殆尽，只是现在，真正的邪祟，应该是我自

己。八年前，我做了楚州牧的一员将领，从此开始了征战天下的历程。

我曾打下了家乡的城池，将不愿投降的县令付之一炬。依然在那小小的方圆做着养火人的父亲不愿再见我，苦苦盼我归来的母亲也遥遥垂泪，不愿接近。我无言，只是对着他们拜了三拜，然后上马行军。养火人失去了火，那曾被火打磨的本性又渐渐狰狞，我未曾学到火的无私和包容，只是在叛乱时肆意地利用着它的强大和灭却。

我曾将一城的河都烧干。我研制的火油在河面浮起流入城内，昼夜不灭地烧了三天。当破城时，除了龟缩在城中心奄奄一息的难民，城里满是烹死、呛死的尸体。一直照顾着我的大燕公主不愿再见我。我只是于公主府门前鞠了三躬，转身离去。养火人失去了火，那曾被火修饰的涵养又渐渐化烬，我未曾学到火的奉献和不屈，只是在战争中可怖地利用着它的贪婪和饕餮。

我曾将数十个罪不至死的违纪军士烧死在街市。那惨叫震慑了新降军队的老兵油子和欺侮降军的旧部老将。为了安抚惴惴惊恐的三军将士，太祖不得不削我侯爵。可是自此三军无人敢不遵军纪、不听将令。看我的人都带着恐惧和害怕，就像是荒野弱小的野兽看到了燃起的腾腾大火。养火人失去了火，那曾被火温润的灵魂又渐渐躁动，我未曾学到火的温暖和明亮，只是在对人时随性地利用着它的暴虐和威慑。

八年，从大燕太祖的帐下亲卫到现在的燕朝大将军，铺就这条路的是无数人焚焦的尸骨。尸骨中，不缺宋朝的王侯将相、忠臣勇将，也不缺无辜的百姓和同样无辜的士兵。

曾经的我，又何尝不是那累累尸骨中的一具？

只是，我，早有觉悟。

陪安城，通向京城最后一道关卡，攻下这里，直至京城畅通无阻。

护城河都已干涸，近城处有飞灰，有焦躯。为将八载，面对如此炼狱景象，我早已经是心平气和。烛芯只是焚灭了宋王朝苟延残喘的一线生机，真正能够葬送它的，还是我们这些燕王朝的将士。

所有的牺牲，我早有觉悟。

「大将军，城内士兵斩城守献城了。」传令兵单膝跪下禀报道。

我点头，说：「前队进城灭火、安抚、镇压，其余就地筑营休整，城内不愿降的官员都押到我的帐内。厚葬城守，城守叫什么，还有家人吗？善待之。」

「禀大将军，这城守似乎姓费，据说他的老母和儿子都死在火海中。」

我微挑眉头。

巧合吧？

巧合吧.....

这些不愿降的官员都押到了我的帐内，有破口大骂的，有闭目不语的，有叹息摇头的。不过这些我一概不问不理，只是一个个看过。

多年的军旅生活让我早已不是那个瘦弱的养火人，八年的苦战让三十多岁的我鬓已星星也，多年的打磨洗礼让我站在那里自有一份威严和迫力，没有人不害怕我这焚城将军的名号。连燕王朝的太祖都劝诫我不要戾气太重。

我走过，让大骂的老臣噤声、闭目的骁将颤抖、叹息的太守屏息。只有这一个人不怕。

京城来的监战的官员。

「湖中的人儿还好吗？」我柔声问道。

「你这贼子，亏朕当初那么信任你，甚至想破格提拔你入朝堂。没想到你不思回报，不敬朕恩，还要灭朕的庙堂。你这逆贼，你这匹夫……」

官员破口大骂，说出的声音却是远在京城的皇帝的腔调。这些不愿降的人都大惊失色。

我柔声地自语：「她不好，你为了气我定是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，看来，她很好。那我就放心了。」

这监战官还在大骂，我拔剑将其挥作两段。

「好好看看朝堂里的大官都是些什么东西，你们再决定投不投降。」说着我大步走出营帐。

离营帐才三四步，身后就是一片跪倒声，皆呼「愿降！」「愿降！」

又一传令兵。

「禀大将军，魏将军攻破运城，从北方向京城进军，特邀将军会猎妖君。」

我摆手，道：「功劳都给他，我只要先登。」

京城攻下来易如反掌，里面早有魏将军的内应。大军一至就立即献城。

也好，不需要我再用火攻，一路打至京城，征途上已有无数的城市被我烧成了废墟。

养火人，终究成了焚城将。

一路上，只有零星的禁军还在巷战抵抗，只是单单凭傀儡师的那些傀儡，挡不住这改朝的大军。

我没有去皇城看这末代皇帝的末路，只是之后听说他在满朝文武的相随下，自焚于太和殿。我听了也只是嗤笑，想必这满朝的文武，是最好烧的一代臣子。

将士从钦天监的暗室里救出一瘦骨嶙峋的疯老头，疯老头看到我，指着人大笑道：「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！戏天下人的是他，焚天下人的是你。」

我挥手，吩咐好生照顾老人家，然后独自前往内库。

看样子这里曾被重兵把守，此刻也不过是一片狼藉，杳无一人。我慢慢踏着脚步，长舒一口气道：「现在时候正好。」八年的漫长岁月，于我于她都不过是片刻的分离。我解下身上的铠甲，随手扔掉，铠甲内是八年前的服色。我从怀里掏出香囊，紧紧握在左手中。

以前捧着灯盏的左手。

我走进了内库，走进了库房，走进了那被锈蚀掉的铁门后长长的隧道。这里也是一片狼藉，看来皇帝试过很多方法来灭这满池的火，可惜直到他自己走进火里，都触碰不了这幽蓝的火焰。

我慢慢走进湖泊，步入裂开的河床。我伸手，感受阔别已久的养火人的火的灼烧。这些年来我的火虽然不在我的身边，却从未熄灭过。它伴随着我一直心系的人，直到这八年后的再见。

我的暗伤愈合，我的明创结痂脱落，我的灼痕和伤口愈合后丑陋的凹凸都变回光滑的皮肤。养火人的火忠诚地履行着它的职责，为我疗伤。火焰的灼烧依然疼痛，却似乎让我回到了八年前。

回到那个初见的午后，回到那个离别的子夜。

灼烧着我的火焰里，沉睡着一个女孩。

女孩依然是那个微笑，八年未曾改变。

我盘腿坐下，托着下巴，静静地看着她。

八年前，我每当看到她的脸庞，总会害羞着别过不敢细看，怕再多看一眼，那目光就会如靠近的灯火，灼热得让人察觉。

十万人的命烛，终究是以她为灯芯，慢慢燃尽。

八年的时光，终于在慢慢暗下的幽蓝火焰中燃烧殆尽。

还在沉睡的烛芯随渐渐熄灭的火，化作了虚无。

只剩下我的那一截指骨还在燃烧着微弱的火焰，似乎随时都会熄灭。

我伸出右手的食指，点住这截指骨。我蓦然想到了八年前她踮起脚轻点我的额头，嘴角都露出微笑。

「焚业。」我说。

对我自己。

这八年的尸山血海早就铸就了我罄竹难书的罪业，灼心的疼痛瞬间席卷了我的心脏，让我止不住地颤抖，但是也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延续这火，养火人的火。

这火，现在还不能灭。

「复燃。」我说。

既然「含火」能给命烛师，那么养火人的「复燃」也一定能给命烛师。复燃导致的悲惨命运，自然由我来承担，我早有觉悟。

三朵火苗凭空立起，我把养火人三次复燃的机会都给了烛芯。口含着指骨燃烧八年的烛芯，早就是火焰的一部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子，那么.....

三朵火焰旋转着，缠绕着，以我心中的罪业为燃料不停壮大着。最后骤然迸裂，四溅的火花照亮了整座石厅。

那个女孩，正擎着泪、带着微笑，宛如八年前的初见，宛如八年前的离别。

烛芯伸出手，想要摸我的头发。

「卢大叔，你真的成了大叔了。」

我才发现，养火人的火，修复得了伤痕，却平复不了岁月。她还是八年前的模样，我头上有了白发，身上披着沧桑。

我后退，微微避过她的手。

我害怕她触碰到我，从她眼睛的倒影里，我可以看得出我的命烛是什么样子。那是焦骨为芯、枯肉为台、尸灰为身，是用比这里还多的人的性命铸就的命烛。

终究平复不了岁月，终究不是八年前。

我不言，她却懂。她向前，踮起脚，手指轻轻一点我的额头。

「这些年我虽然在睡觉，却通过消散的烛烟在天上看到了一切。你做的我都知道，你这八年不好，你做错事了，错得比傀儡皇帝还要离谱。这不像那个嘴笨的你。」

「可是，你知道吗？八年前我们曾经碰到的那一群好汉、那群拦住我们路要抢食物的衣衫褴褛的难民，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，都是罪该万死的匪寇。可是，那一天他们听了我们的话，来到那片旅店的废墟，挖出了腊肉酒水得以活了下去。他们就在那里扎了根，建房屋、垦农田、修篱笆，在山上打柴，在河里捕鱼，娶了邻近村庄的女子，有了孩子，有了女儿。这八年变的不只是你，还有他们。他们的命烛已经和正常人没有两样了。」

「所以，不要伤心好吗？命烛师的诅咒已经解开，如果养火人因此而遭到苍天的诅咒，这次换我来救你，换我来解开你的业，救赎你的罪。」烛芯流着泪，笑着说。

我一把抱住了小小的烛芯，嘴笨的我又再说不出话。只是我看到地上那截熄灭的指骨，还飘着寥寥的青烟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